

汉语中性问句的认知功能研究*

高华

深圳大学英语系

提要 关于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性问句 V-not-V 的语法研究众多,大多涉及它与“吗”问句或选择问句的异同、它的各种类型、特点、演变以及类型学意义等等,而对 V-not-V 结构的句法功能、“V-not-V”问句的结构限制以及此中性问句的语气特征相对关注较少。本文将从认知-功能的视角分析“V-not-V”的概念结构和语义,然后对这三个问题作了探讨。

关键词 中性问句、认知理据、结构、功能、语气

一 问题的提出

关于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性问句 V-not-V 的语法研究众多,大多涉及它与“吗”问句或选择问句的异同、它的各种类型、特点、演变以及类型学意义等等(见 Chao 1968; Li & Thompson 1979; 朱德熙 1985、1991; 徐杰、张林林 1985; 刘月华 1987; 施其生 1990、2000; 张敏 1990; 袁毓林 1993; Yue-Hashimoto 1993; 邵敬敏 1996 等),而对 V-not-V 结构的句法功能、“V-not-V”问句的结构限制以及此中性问句可伴随的追问或逼问语气相对关注较少。本文将从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 Langacker 1987; 1990; 1991)的角度,运用象似性假设(Iconicity Hypothesis)分析“V-not-V”的概念结构和语义,然后对以上三个问题作一探讨。

1. “V-not-V”结构的句法功能

邵敬敏(1996)认为“V-not-V”结构在句中可作谓语、补语、话题/主语、宾语和定语,并指出它做谓语和补语时表达疑问(即构成“V-not-V”问句,如例 1、例 2),在话题/主语和定语位置时不负载疑问信息(如例 3、例 4),而做宾语时有时具有疑问功能有时没有(如例 5、例 6)。

- (1) 任务完成没完成?
- (2) 任务完成得好不好?
- (3) 成功不成功我都一样开心。
- (4) 参加不参加的问题由你自己决定。
- (5) 墙要塌了,问还收拾不收拾?
- (6) 只看你娘愿意不愿意啦。

我们认为,“V-not-V”结构其实并不能做定语。如:*昨天买不买的书。例 4 中的“参加不参加”与“问题”其实是同位关系,“问题”可省略,“参加不参加”成为话题:“参加

* 本文是在本人博士论文(A Cognitive-Functional Investigation of Questions in Chinese, 2005)有关章节基础上修改而成。作者感谢导师陆镜光教授的指导。

不参加由你自己决定。”

同时，谓语动词前有作为疑问焦点的介词短语或描写性状语时，却可以通过反复介词或描写性状语构成“V-not-V”问句。如(7)-(10)：

- (7) 你们从不从明天开始放假？
- (8) 昨天他在没在家学习？
- (9) 以后你认真不认真学习？
- (10) 他经(常)不经常来？

那么为什么“V-not-V”结构不可以出现定语位置，却可以在其他句法位置出现呢？句法位置和“V-not-V”负载疑问信息与否有什么更深层的联系吗？这些问题文献中并没有系统解释。

2. “V-not-V”问句的结构限制

与“V-not-V”结构句法功能的多样性相对，“V-not-V”问句本身却受到多种结构限制¹。刘月华(1987)提到有四点。一、谓语动词前有副词“都”、“又”、“真”时或句中包含“是……的”结构(如例 11、例 12)；二、谓语动词前有“也”、“这么/这样”、“还是”等时(如例 13)；三、谓语动词前有作为疑问焦点的介词短语或描写性状语时，通常不能只反复谓语动词构成“V-not-V”问句(如例 14、例 15)(亦见吕叔湘 1985)；四、连动句、兼语句以及紧缩句用“V-not-V”问句较少(如例 16)。

- (11) *他又喝没喝醉？
- (12) *你是昨天买的车票没有？
- (13) *你这么相信不相信你的魔力？
- (14) *你们从明天开始不开始放假？
- (15) *以后你认真学习不学习？
- (16) *明天你吃了早饭就去不吃了早饭就去？

刘月华指出，后两项结构限制主要在于构成“V-not-V”时，冗长拗口，也就是与语音限制有关。而至于前两点，因为这些副词在语义上都表达了一种主观意向或倾向，不可出现在“V-not-V”问句但都可出现在“吗”问句里(如例 17-19)，因此成为前者是中性问而后者是“有倾向性的问”的重要证据²。

- (17) 他又喝醉了吗？
- (18) 你是昨天买的车票吗？
- (19) 你这么相信你的魔力吗？

¹ 这里没有特别考虑“是不是”问句的使用。“是不是”在句法结构中可以比较自由(详见丁力 1999)，跟“是”的高层谓语性质有关。随着在句首、句尾使用频率的增高，“是不是”已经逐渐进一步虚化，已经成为问句的独立标记。方梅(2005)对此有详细研究。

² 但还有一些研究证明“倾向于疑”并非“吗”问句的必然属性。如袁毓林(1993)的观点是，当“吗”问句里含有否定式、或“就、只、连、是”等强调标记时才表示对所问之事有所推测。张伯江(1997)也认为，与否定式、反诘式这些语用上高度预设的结构频繁地共现，就使得“吗”问句给人留下了非中性问的倾向。邵敬敏(1996)也指出，除问句类型外，语气副词、情态动词以及上下文语境对疑问程度都有影响。郭锐(2000)的结论是，“吗”问句的疑问程度“有很大的伸缩范围，“从根本上说是由语用因素决定的”，“问句的疑问程度与问句本身的类型没有绝对的关系”。

但是，究竟为什么这些“倾向性”副词不可以与“V-not-V”共现呢？如果说这个共现限制又是因为“V-not-V”问句是中性问句，这明显就是循环论证了。

3. “V-not-V”问句的语气特点

刘月华(1987)还提到，“V-not-V”问句除了询问之外，还有特殊的语气表达功能。如表达问话人急于知道答案的迫切心情，做追问或逼问等，所以当句中有表示追问的“究竟”、“到底”时，用“V-not-V”问句，但不能用“吗”问句。如：

- (20) 你懂了吗？懂了没有？
- (21) 你(到底)说不说/招不招？

而问候及应酬性的问话只用“吗”问句，而“V-not-V”问句就不适用了。如：

- (22) 你来了吗？请屋里坐。
- (23) *你来没来？请屋里坐。

至于为什么“V-not-V”问句可以有追问、逼问这个语气特点？以往研究都没有作出解释。

二 “V-not-V”的概念结构和意义

根据认知语言学，语言具有象似性，即语言结构在某一方面反映了经验结构(Haiman 1983; Croft 2001: 108)。“V-not-V”结构就清晰地反映了人类生活中肯定成分(行为、状态、性质等)与相应的否定成分的区别。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很大程度建立在对“对立性”的认知上，事物、状态、动作都存在相反对立或肯定与否定的关系，如：“白天”和“黑夜”、“男”和“女”、“大”和“小”，“上”和“下”，“生”和“死”、“买”和“卖”等等。一种状态有与之相反的状态，一个动作也有与之相反的动作，等等。这种感知和认知在人的大脑中就形成“两极性”和“正反二分”两种概念结构。如图1所示，两极性突显了一个连续统中两个极 endpoint，如“黑”和“白”，其他颜色如“灰”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而正反二分反映了对一个连续统的两分，如“白”和“不白”，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其他成分；同时这“正”“反”两部分本身又分别构成一个连续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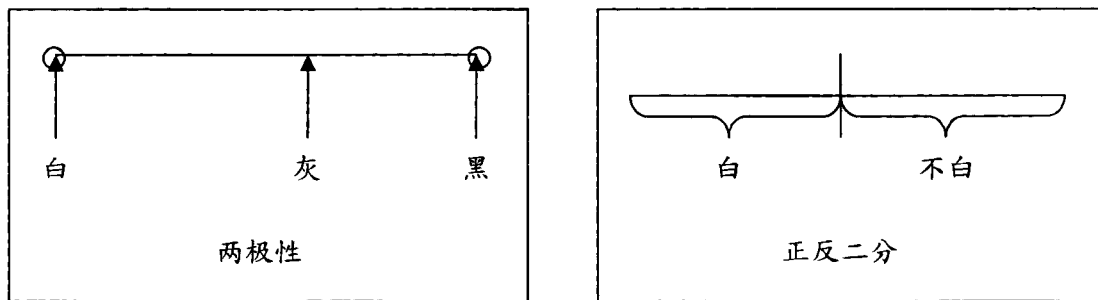


图1：两极性与正反二分认知

两极并置可形成强烈对比。语言中有很多通过两极并置构成的表达。如汉语里的“是非成败转头空”，英语里“Near, far, wherever you are, I believe that the heart does go on”³，等等，

³ 相对来说，肯定是无标记的，而否定是有标记的(在语言形式上表现为给肯定加标表示否定)，而且肯定一般优先于否定。

都有很强的表达力。正反并列也可以表示两者之间的对比关系。但是如图 1 所示，正反二分形成严密的互补对立，构成一个包含“正”(“A”)与“反”(“Not A”)的二元集合。“正”(“A”)与“反”(“NOT A”)并置，因两者是不兼容关系，一旦进入思维，就产生出“二选其一”的联系。我们认为，“需要二选其一”正是“V-not-V”结构的概念意义(而两极并置却只有对比意义)⁴。这一概念图式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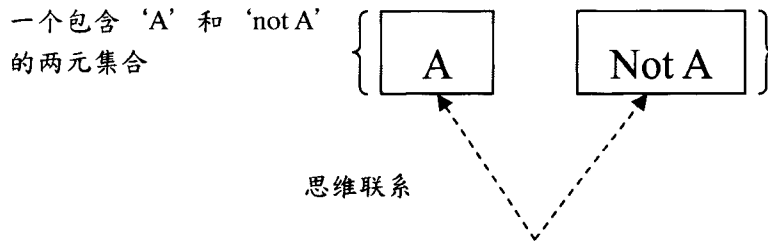


图 2：V-not-V 结构概念图式

“V-not-V”结构的这种概念图式可以说也适用于析取结构“A-or-not-A”⁵。这自然也解释了为什么汉语本族语者普遍感觉到这两个结构之间有密切关联，甚至感觉可以互换。我们认为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语法化程度上的不同。根据距离象似原则，语言表达项之间的距离与概念之间的距离相对应。也就是说，“V-not-V”结构中的正反成分在概念上要比“A-or-not-A”中的关系更为紧密。这种概念上的紧密也表现在语音方面，就是“V-not-V”里的否定标记“不”/“没(有)”在语音上已经相当弱化，与否定结构里负载语义焦点的否定副词不尽相同了。总之，“A-or-not-A”结构中的正反成分通过析取连词连接⁶，分析性很强，语法化程度较低⁷。而“V-not-V”中的正反成分直接并置。分析性较弱，语法化程度较高。这一结构是特定概念结构的语法化，反映了内在认知因素对语法的驱动。下面，围绕“V-not-V”结构“需要二选其一”的概念意义，我们将对其句法功能、“V-not-V”问句的结构限制和语气特点作出解释。

三 “V-not-V”结构的句法功能

上一节我们论证了“V-not-V”结构的概念意义是“需要二选其一”。因此，“V-not-V”出现在谓语、补语位置上时，因为这些位置一般是句子的常规焦点位置(Givón 2001: 230)。当焦点位置上的成分传达“需要选择”之意时，在交际中就表现要求听话人做出选择，具有了疑问功能。如：

- (24) 他去没去？
- (25) 这样做(是)对不对？
- (26) 任务完成得好不好？
- (27) 他经(常)不经常来学校？

⁴ 邵敬敏(1996)认为，V不V是一种“两歧结构”，“难以传达一种已定信息，只能传达一种未定信息”。但作者未作详细解释。

⁵ 因为有明确的析取连词，可以从A和B或更多选项中做出选择，而不一定是正反两项。

⁶ 邵敬敏(1996)曾经指出，在某些选择问句里，析取连词“还是”也可以省略，两个选项直接并置即可。如“你吃饭吃面？”但我们认为，这里的析取关系与选项之间的“不兼容性”有关。如一般情形下，选了“面”就不用选“饭”，选了“饭”就不选“面”了。而选项之间有“兼容性”时，如“做饭”和“洗衣服”，它们直接并置就不会产生“需要选择”的意义。如“他今晚要做饭洗衣服”。

⁷ 另外，选择问句的选择项通过析取连词连接，一般认为是话语平面的手段(张伯江 1997)，语法化程度不高。Ultaun 也未提及。

那么,“V-not-V”结构为什么不能出现在定语位置上呢?我们认为,这与定语的功能有关。定语相对所修饰的名词短语是一种限定作用。这与“V-not-V”结构“需要二选其一”的意义是不相容的,所以“买不买的书”不合语法。

当“V-not-V”是话题的一部分时,由于话题通常不是句子的焦点,“V-not-V”所表达的“需要选择”之意与疑问功能不相关。如:

- (28) 他缺(席)不缺席会议大家都拭目以待。
- (29) 参加不参加(的问题)由你决定。
- (30) 他准(时)不按时到很关键。
- (31) 他回(来)不回来都可以。
- (32) 成功不成功我都一样开心。

出现在宾语位置上的“V-not-V”是否传达疑问信息主要与谓语动词的语义类别有关。能与“V-not-V”结构共现的谓语动词主要有以下几类:

谓语动词类别	商量类	知识类	估猜类	发问类
举例	商量 讨论 决定	(不)知道 (不)清楚 想知道	猜猜 认为 相信	问问 打听

当“V-not-V”与“商量类”或“知识类”谓语动词共现时,不传递疑问信息。因为这两类动词在语义上要求其宾语表达一种“信息状态”,这里的“V-not-V”便转指“二选其一的选择结果”。例如:

- (33) 你自己决定参加不参加。
- (34) 大家都很清楚他会不会来。
- (35) 我不清楚他会不会来。
- (36) 他想知道人能不能到齐。

但是,“想/不知道”这样的“知识类”动词与第一人称连用时,表示说话人“信息缺乏”,在实际交际中就可能表达疑问功能。这一点可以根据语用学的言语行为理论或合作原则得到解释,在此不赘。

“V-not-V”做“估猜类”和“发问类”动词宾语的情形更为复杂。这两类谓语动词的主语是第二人称时,是间接或直接地要求听话人作出选择判断,所以“V-not-V”做宾语时自然也就负载了疑问信息。例见:

- (37) 你认为/相信/估计他去了没有?
- (38) 你去问问/打听一下他去了没有?

如果主语是第一人称,谓语动词属于“发问类”,或是表示肯定程度较低的“估猜类”动词,这时作为宾语的“V-not-V”不承担疑问信息,而是转指“需要作出选择结果的事件或状态”。如:

- (39) 我打听一下他去了没有。
- (40) 我猜猜他去了没有。

但是，如果主语是第一人称，谓语动词是表示肯定程度较高的“估猜类”动词，因为这一语义与“V-not-V”基本的“需要选择”意义相冲突，这时“V-not-V”结构就不能作为该动词的宾语。试比较下例与例(40)：

(41) 我*相信/*认为他去了没有。

以上我们看到，“V-not-V”结构的句法位置与其“需要二选其一”的语义是密切相关的。至于它是否具有疑问功能，则主要取决于是否它处在句子焦点位置；如果“V-not-V”是谓语动词的宾语，它是否传递疑问信息则又与该谓语动词的语义类别、以及该句表达的言语行为等因素有关。

四 “V-not-V”问句的语义限制

正如刘月华(1987)指出，“V-not-V”问句结构上受的限制较大，“吗”问句结构限制较小。我们认为，这里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两种问句代表了不同层面的疑问手段。“吗”是话语层面的疑问标记，其语法化的过程中存在外在交际因素的引发(张伯江 1997; Thompson 1998)。因此在结构上形成“吗”问句没有直接限制，基本上任何命题都可以后接“吗”而成为问句。而“V-not-V”是特定概念结构的语法化，反映了内在认知因素对语法化的驱动。作为小句层面的构句结构，“V-not-V”可与哪些其他构句成分共现就自然受到限制。

文献里提到不少“V-not-V”问句里不能出现的成分，包括：否定式、副词“都”、“又”、“真”、“这么”、“还是”、焦点标记“是”、焦点敏感标记“也、就、只、连”等等(刘月华 1987; 袁毓林 1993; 张伯江 1997)。究其根本，还是由于这些成分所隐含的“预设”语义特征。而这一语义特征与“V-not-V”“需要二选其一”的概念意义是互相排斥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句中一旦含有“的确”、“根本”、“难道”这些隐含预设的语气副词，“V-not-V”问句也都会遭到排斥(除非使用高层谓语如“是不是”)。以下例句说明了“V-not-V”问句的这一语义限制：

- | | | |
|----------------|---------------|-------------|
| (42)a. 他没去。 | b. *他没去没去？ | c. 他没去吗？ |
| (43)a. 就他去了。 | b. *就他去没去？ | c. 就他去了吗？ |
| (44)a. 连他也去。 | b. *连他也去不去？ | c. 连他也去吗？ |
| (45)a. 他真的听懂了。 | b. *他真的听懂了没有？ | c. 他真的听懂了吗？ |
| (46)a. 他根本没听懂。 | b. *他根本听没听懂？ | c. 他根本没听懂吗？ |
| (47)a. 他听懂了。 | b. *他难道听没听懂？ | c. 他难道听懂了吗？ |

五 “V-not-V”问句的语气特点

在表达的语气方面，刘月华(1987)认为“V-not-V”问句与“吗”问句也有不同。总的来说，“吗”问句较缓和。所以总是用“V-not-V”问句作追问或逼问。如：

(48) 你听懂了吗？听懂了没有？

我们认为，在根本上，这也是与两者属于不同层面的疑问手段有关。“吗”是话语层面的语气词，用较和缓的语气就某一命题真值表示疑问，希望听话人提供信息，符合一般的“礼貌”交际原则。但是，当“吗”问句用严厉的语调说出、或者句中出现含有一定预设的结构或成分时，也就是说问句有了一定的语义倾向，语气词“吗”所表达的和缓语气可能就体现不出来了。试比较：

- (49)a. 你没听懂吗?(用一般的语调说出) b. 你没听懂吗?(用严厉的语调说出)
 (50)a. 你真的没听懂吗?(用一般的语调说出) b. 你难道没听懂吗?(用一般的语调说出)

第一组的两个例子表明因为使用语调的不同,同样的问句所表达的语气就不同;第二组例子表明,用同样的语调,但如果句中成分含有的预设不同,所表达的语义倾向不同,相应的语气也会不同。

相反,“V-not-V”是特定概念结构的语法化,其“需要二选其一”的概念意义在交际中就表现为要求听话人做出“非此即彼”选择的功能。这一功能与表示深究、但无预设意义的语气副词“到底”、“究竟”在语义上是相容的,故而两者可以连用,“进一步要求”或“逼迫”对方做出选择。而“吗”问句只是要求听话人提供是非信息,与“选择”无关,也就与追究语气无关了。试比较:

- (51)a. 你到底听懂了没有? b. *你到底听懂了吗?⁸

参考文献

- 丁力. 1999. 〈从问句系统看“是不是”问句〉,《中国语文》2。
 郭锐. 2000. 〈“吗”问句的确信度和回答方式〉,《世界汉语教学》2。
 刘月华. 1987.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吕叔湘. 1985. 〈疑问、否定、肯定〉,《中国语文》4。
 邵敬敏. 1996. 《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第6章。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施其生. 1990. 〈汕头方言的反复问句〉,《中国语文》3。
 施其生. 2000. 〈闽南方言中性问句的类型及其变化〉,载丁邦新、余霭芹编:《语言变化与汉语方言: 李方桂先生纪念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
 徐杰、张林林. 1985. 〈疑问程度与疑问句式〉,《江西师大学报》2。
 袁毓林. 1993. 〈正反问句及相关的类型学参项〉,《中国语文》2。
 张伯江. 1997. 〈汉语疑问句的功能琐议〉,《中国语文》2。
 朱德熙. 1985. 〈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1。
 朱德熙. 1991. 〈“V-neg-VO”与“VO-neg-V”两种反复问句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中国语文》5。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roft, W.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ivón, T. 2001. *Syntax: An Introduction (Vol. 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aiman, J. 1983. Iconic and economic motivation. *Language* 59: 781-819.
 Langacker, R.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gacker, R. 1990.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gacker, R. 1991. *Concept, Image, and Symbol: The Cognitive Basis of Grammar*.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Li, N. C. & Thompson, S. 1979. The pragmatics of two types of yes-no questions in Mandarin and its universal implications. *Papers from the Regional Meetings,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5: 197-206.
 Thompson, S. 1998. A discourse explanation for the cross-linguistic differences in the grammar of interrogation and negation. In A. J. J. S. Siewierska (Ed.), *Case, Typology and Grammar (Typological studies in language 38)* (pp. 309-34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Yue-Hashimoto, A. 1993. The lexicon in syntactic change: lexical diffusion in Chinese syntax.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2: 213-254.

⁸ 但是如果“到底”表示的是“终于”的意思,就可以用在“吗”问句中。如“他到底借到钱了吗?”

A Cognitive-Functional Investigation of Neutral Questions in Chinese

GAO Hua

Abstract Previous grammatical research on neutral V-not-V questions in modern Chinese often involve discussion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is question type and the *ma*-particle question, its variant form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ypology. Relatively few studies were conducted on the syntactic functions the V-not-V construction may perform, the co-occurrence constraints this neutral question is subjected to, as well as the inquisitive tone which often accompanies the use of this question type. This paper is a cognitive-functional attempt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Keywords neutral questions, cognitive motivation, construction, function, tone